

第一章

埃利奥特

“我感觉啊，应该是散热器的问题……要么也可能是交流发电机……”

“你确定不是电容器？”埃利奥特·史密斯其实不是刻薄的人，奈何他此刻浑身湿透、饥肠辘辘，而且非常恼火。这位白衣骑士好心在高速路边停下车过来帮忙，开了引擎盖才发现这位仁兄对汽车的了解恐怕比埃利奥特还少。这可不容易，毕竟埃利奥特可是对汽车一窍不通。

这男人一头长发盘成个髻，在波特兰冻人的雨中穿着五趾袜；但埃利奥特并不以貌取人，所以他还是允许对方打开自己这辆二手普锐斯的引擎盖看上一看。不幸的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一些若有所思的叨叨和对引擎各个零件小心翼翼的敲打，可以说毫无进展。那人似乎觉得，和埃利奥特一起在路边等到一切告一段落是他作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要是此时可以安生坐在干燥的车里等拖车，而不用一直被迫站在雨中，埃利奥特或许还能更感激他一些。不过他依然试图从内心深处挖掘拼凑出些许的感激之情。然而，现在他最强烈的感觉还是丧气。

他想知道自己这辈子到底哪一步走错了。

为肯塔基州培养公立学校教师可以说是史密斯家的家族传统。当年打破这一传统时，埃利奥特就知道自己面临的是场攻坚战。可他那时非常渴望能靠自己闯出点名堂来，为此不惜跨越大半个国家去上了法学院。

他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或者说埃利奥特原本这样以为。十五年来，他自认生活待他不薄，却直到此刻回首才发

现，原来自己这一路一直恍惚得像在梦游。他感觉像个刚从昏迷中醒来的人，蓦然发现生命中近二十年的时光已经倏然而逝，什么痕迹也没留下。

埃利奥特工作非常努力，是个业务能力极强的商业律师。他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优渥的生活，日常中充斥着名牌西装、高消费度假，去的餐馆也是最高级的。他那时可谓大都市里成功男同的典型代表，每当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缺了点什么，就会有人送上一连串无穷无尽的盛赞，让他重新打起精神。表面上看，他原有的生活简直完美无缺。

他也不知自己到头来怎么沦落至此：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超市货西装，和眼前这位堪比“骑警杜德雷note”的先生一起站在雨里，守着这辆破破烂烂的二手普锐斯。

“兴许是哪根软管松了。”男人沉思着自言自语，边说还边捋着自己乱蓬蓬的胡子。

埃利奥特把双手撑在引擎盖上，垂头丧气。透过满是雨水的窗户，他看到副驾上那堆沾了咖啡渍的文件，它们也像在嘲笑他。每一份文件都代表着一个等着埃利奥特去帮助的人。

如果多年前那个背井离乡的肯塔基男孩能够预见到这样的未来——单身、没朋友，每天在一家公益性的法律援助事务所里挣着仨瓜俩枣的小钱——兴许他会选择留在老家，安安分分做个学校老师。

只可惜，埃利奥特自己选的独木桥，就只能一路走到黑，努力像同样曾经跌落云端的杰瑞·马圭尔note那样重新爬起来。一切都始于埃利奥特四十岁生日的前夜。那天，埃利奥特本来要参加事务所行政团队为他筹办的盛大生日派对，可他突然得了流感，只好取消安排并在家卧床休息。手机安静得让人觉得凄凉，语音信箱里只有一通来自母亲的言语踌躇的留言。他的多年男友格雷格单独出门庆祝自己晋升为初级合伙人了，庆祝方式是睡遍私人会所中所有能睡的男同。

同样的升职机会也曾摆在埃利奥特眼前，可当他知道接下那个案子意味着为全俄勒冈州最卑劣的房地产诈骗商之一辩护时，他拒绝了。最后接受这个机会的人是格雷格，他甚至指责埃利奥特因此对他心生鄙夷。埃利奥特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或许确实有吧。或许那就是终局的开端。事实证明，即使埃利奥特通过了司法考试也依然没有彻底出卖良知，而那份良知选择在那一夜对他烧糊涂了的大脑施加影响。

埃利奥特都快不认识自己了。他的人生就像一盏早已燃尽的南瓜灯，外表依然雕琢精致，内里却是空虚无光。

那天夜里，埃利奥特独自坐在自家厨房岛台。即便四周最先进的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他也从没找到时间在这儿做过一顿饭。埃利奥特反复播放着来自母亲的语音留言，不禁渴望回到父母家中的厨房，那儿总是洒满阳光，空气中都是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气。

埃利奥特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上次回家他带上了格雷格，那简直是他有生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感恩节。整个假期里格雷格都在不停地嘲讽埃利奥特的家乡——用他的说法是觉得这里充满“野趣”——而每当埃利奥特和格雷格做出什么亲昵举动，他的两个兄弟要么摆出一副生理性厌恶的样子，要么就直接从房间里跑出去。后来埃利奥特忍不住对他哥拳脚相向，这在他们长大之后还是头一遭。最后离开肯塔基时，埃利奥特嘴唇瘀肿、内心受创，从此再没回去过。

回望过去的生活，埃利奥特不禁觉得，自己在职级阶梯上漫长且缓慢地一路下跌。迈入四十大关本该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可在那个孤独的生日前夜，埃利奥特终于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第二天就递交了辞呈。激流勇退的他或许抛弃了自己的骄傲，也破坏了很多关系，可他从不曾后悔——就连不得已将原来那辆雷克萨斯换成眼下这堆正在晚高峰车流间冒着白烟的垃圾时，也没有。

雨水落进埃利奥特的脖颈，冻得他抖了抖。“我说，我准备干脆回车里坐着等了，至少车里是干的，”他告诉眼前这位大善人，“拖车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我以前那辆普利茅斯小马note也这样抛锚过。”那男人说，完全不理睬埃利奥特。他把手伸进引擎内部，拎起一根看起来牢牢连着的电线抖了抖，说：“你瞧好吧，马上就能让它重新发动。”

埃利奥特的肚子发出一阵轰鸣。好吧，他起初以为那是自己肚子在叫。不过事实证明原来是有辆摩托车驶出了车流，停在了两人前面的应急车道上。倾盆大雨中，埃利奥特眯眼看着那骑手下了摩托车，扯下头盔。

埃利奥特一眼就认出了那男人。当然了，他并不认识骑手本人，不过他知道对方是哪类人。陌生人的下颌线条冷峻，就是那种会在男士杂志上对着读者放电的模特，或是出现在各种有线电视节目里的叛逆警察，也可以是个完全褪去青涩的明星四分卫。他下巴上遍布的青黑色胡茬让他看起来既有品味又性感，不像埃利奥特，有胡茬的时候总显得很憔悴。

“我的天哪，”埃利奥特呻吟道，“一个内衣模特来救我了。”

“你说什么呢？”他的好帮手在引擎盖下喊道。

埃利奥特打了个喷嚏。

“车坏了？”那个陌生人边问边往这边走来。很显然，遇到麻烦的不是他，可就算这样，埃利奥特还是觉得这人不该这么事不关己，用这种糖浆一样拖长慵懒的腔调说话，好像没发现埃利奥特他们正又湿又冷地被汽车尾气呛着。

生活标准的降低的确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埃利奥特的自尊，可他也还剩些雄性的骄傲。他还没完全摆脱那种打肿脸充胖子的阶段，甚至还颇想装装样子，假装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谁

让他正面对着这么个自信又张扬的男人。可不懂装懂又有什么意义？“我知道个屁。”这句话突然脱口而出。

男人闻言咧嘴笑了，左边脸颊现出一个笑涡，瞬间夺去了埃利奥特肺里最后一丝空气。

“让我看一眼？”陌生人说着，走到那个潮男边上，后者不情不愿给他让出一个身位。

“你请便。”埃利奥特也给他让路。鼻端划过一丝淡淡的须后水味，埃利奥特逼着自己不许像个变态那样猛吸鼻子。

这男人的味道让他垂涎。埃利奥特琢磨自己上次跟人约会最后发展到上床是什么时候？已经太久了对不对？一定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在陌生人倾身查看引擎的时候盯住那紧裹臀部的蓝色牛仔裤不放。埃利奥特赶紧转开眼，免得自己当场升旗。

“检查过交流发电机了吗？”男人问道。潮男向着埃利奥特的方向投去胜利者的一瞥，下一秒却又变得灰溜溜的，因为男人紧接着补充道：“算了，当我没说。看看这儿冒了多少烟，检查交流发电机就是脑子进水了。”

“好吧。”潮男道，放下撩起的袖子，还检查了指甲看有没有留下油渍。“你看着像是找到了靠谱帮手，而我还得赶紧回家喂狗。保持镇定，兄弟。或者说，那什么，保持干爽。”

他被自己的笑话逗乐了，呵呵笑着向他那辆破破烂烂的敞篷车走去。埃利奥特和陌生人一起目送那辆车重新汇入车流，车开过时，副驾车窗开着，那人冲他们比了个表示和平的剪刀手。

“看他开的什么车你就该知道，最好还是别听那种人瞎指挥。”陌生人似乎觉得眼下这情况挺搞笑的。

“为什么？”

“他开的是辆他妈的铂锐note！”男人的语气好像根本不用他多说埃利奥特就该明白。“你不知道它们曾被评为世上最烂的车吗？”

“比南牌note还差？”埃利奥特开玩笑道，颇为享受地看着男人脸上露出的鄙夷表情。

“那个名字我们都不屑提。”

埃利奥特忍不住笑了出来，即便他此时又冷又惨。他搓了搓自己的胳膊，可隔着这身西装的廉价布料并没有搓出什么温暖。“所以结论是什么，哪里出了问题啊？是这个什么器？还是那个什么线？这车已经不正常好几周了。”

陌生人闻言笑出了声，那声音性感得让埃利奥特咬了自己舌头。

从一年前和格雷格分开以后，埃利奥特就很少有过咖啡约会以上的交际了，这是真的。他一般也不是个饥渴的人。实话说，埃利奥特在床第间不够热情是格雷格出轨的头号原因。很多男人在出来约会时都性欲疯狂高涨，可埃利奥特不是那样，他还挺庆幸的，因为他可能也其实算不上个好对象。也许他曾经是吧——在他还拥有不错的财富积累和相对成功的事业时。可现在他已经失去了那些加分项，只能靠自己本身的价值来吸引人，而他并不是个往那儿一站就能吸引所有人的万人迷。

他个儿高、身体健康还聪明，可同时他也是个中等收入的中年男人，不够幽默，也没什么魅力。无论他在法庭上怎样舌灿莲花，到了有魅力的男人面前就会原形毕露，变回笨嘴拙舌。埃利奥特算是发现了，在这片遍布花美男和健美先生的海洋里，自己这尾挣扎求生的基鱼永远成不了大器。

“有个地方漏了，”男人宣布结果，“冷却液都快跑没了。”

男人伸出一只大手抓住埃利奥特的上臂，把他拉到引擎前，指着一个白色的塑料水箱示意他看。埃利奥特只能勉强辨认出里面混浊的液体只剩底部的一丁点儿。

“这样啊。”埃利奥特无力地说，可眼下更让他在意的，是男人碰触他手臂那处透过潮湿的布料传来的热量。还有这男人的眼睛，毫无疑问是埃利奥特见过最蓝的。

男人看起来有点困惑，说：“你还真什么也不懂，对吧？你一直没发现引擎过热了吗？”

埃利奥特想了想那堆破破烂烂的文件，还有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自己那空空如也的胃袋。他完全没心思关注仪表盘的各种读数，直到汽车开始冒烟。埃利奥特的脸登时涨得通红，但他还是勉强战胜了自己的尴尬，摇了摇头。

男人耸了耸肩——那副宽肩像是能直接去参加NFLnote——说：“我忘了，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像我这样每天围着车打转的。”

“我从小到大都是骑自行车去图书馆的。”埃利奥特回以一丝微笑。

“是吗？”拥有全人类史上最长睫毛的男人回道，埃利奥特惊讶于那睫毛后竟然藏着一丝兴味。“看来学霸里也有长得不错的啊。”

这话或许没错，但埃利奥特从来不是他口中那个“长得不错的学霸”。他回想起格雷格曾对他所做的每件事发表各种永无止境的抱怨，从喝马提尼的样子到为格雷格口交的方式。然后他又想起了自己的上一次约会。对方是个三十五六岁的英俊牙医，在全食超市note的农产品区主动搭讪埃利奥特。一开始，那人看起来对埃利奥特颇有兴趣，可到最后也只是

迅速地握了握埃利奥特的的手，还拍了拍他的背，就此为这次约会画上句点。

不过不管怎么说，人的取向是难以解释的。这男人的魅力大得叫人抓心挠肝，可说不定他其实对眼神空洞的公职人员有什么情结呢。埃利奥特是个机会主义者，他不会轻易放过出现在眼前的任何机会。

埃利奥特随即倾身靠近男人，此刻的他，脸上挂着傍晚新长出的胡茬和不断滴落的雨水，自觉有点可笑。可男人并没有闪躲。埃利奥特努力摆出自认最有吸引力的微笑，神秘兮兮地低语：“你该看看学霸智商下线时是什么样子。”

男人牛仔蓝色的双眼中闪动着的无疑是兴味。他的笑容带着坏坏的弧度，有颗门牙还缺了一块，却也为他的表情增加了一种不羁的魅力。他伸出一只手，说：“我是卢卡斯·凯利。”

埃利奥特顺势回握住对方温暖而带着老茧的手掌。很久以来头一次，他感到下腹处涌起一股真实的兴奋感。“埃利奥特·史密斯。”

Dudley Do-Right, 1999年出品的美国喜剧电影。主角杜德雷是一名致力于打击犯罪的小镇骑警，执法过程中却总是闹出笑话，让人捧腹。

Jerry Maguire, 1996年出品的同名美国电影《甜心先生 (Jerry Maguire) 》中，由汤姆·克鲁斯饰演的主人公。杰瑞本是顶级的体育经纪人，在被公司无故解雇后，从零开始，最后创业成功。

Plymouth Colt, 普利茅斯曾是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旗下著名品牌，早已停产，小马是其中一款车型。

Sebring，美国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旗下的一款敞篷车型，现已停产。

Yugo，也称南斯拉夫牌，产自南斯拉夫，因为设计简单、价格便宜，同时质量一般而在汽车界一直广受调侃。

National Football League（全美橄榄球联盟）的缩写，美国最高等级橄榄球职业联盟。

Whole Foods，美国知名连锁超市，以销售和推广有机食品著称。

第二章

卢卡斯

回想起来，卢卡斯那时候会停车，不过一念之间。

一辆装逼青年才会开的徒有其表的破车，因为过热而停靠在205号公路边，这是过路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状况，更别提车边还站着两个搓着双手的男人。

卢卡斯不觉得自己这是性别歧视：要是碰上一位女士需要帮助，他会毫不犹豫地停下；但若对方是个男人，他就不觉得非帮不可。不是说女士们就没办法自己解决问题，只是卢卡斯有个老派作风的父亲，在其言传身教之下，他也认同男人得有点骑士精神。他并不打算抛弃老爹教会他的那些有关如何做个体面人的道理。好吧，至少不会“再”忘了。

雨大得仿佛上帝正在痛哭流涕，可就算那两个男人看样子连散热器和棘轮都分不清，而且都像是那种能第一时间叫来道路救援的有钱人。再说，卢卡斯已经快迟到了。

他不知道自己是受什么力量驱使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停在紧急车道上，只知道在从蛇河note出狱的那天，他就对自己许下一个诺言：要开始以能让父亲感到骄傲的方式生活，力所能及的时候要对人施以援手，而不是只为自己考虑。这是他此生得以守住的唯一承诺。如今一晃已经过了三年，为了帮助别人多费些周折这事，对卢卡斯来说多少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那时促使他停下来去帮忙的，是习惯，而不是那个穿得像商人的家伙颓丧着垮下的肩膀。

卢卡斯很庆幸自己停下了车。

埃利奥特·史密斯从头到脚简直就是照着卢卡斯的取向长的。他又高又瘦，宽肩窄身，还有一双骨节分明的大手。他有一头黑发，只两鬓处已经开始有些斑白，即便此刻刘海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他也看起来颇为正派。极为浓密的睫毛衬得他那双眼像是描了眼线似的。最棒的是，那人看起来很有钱也很有文化，意味着他和卢卡斯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恰恰让这一场追逐游戏变得更加有趣。操那些衣冠楚楚、有权有势的白人清教徒note让卢卡斯觉得非常刺激，几乎足以让他忍受次日清晨对方面对他时脸上流露出的后悔和羞耻。

“不如我送你一程吧？”卢卡斯冲口而出。

我操！不行啊，卢卡斯说完才想起，自己送不了人家。他已经迟到了。除非他想带着这位“西装先生”一起去见阿诺德。哈！那样一定会给“西装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吧。他都用不着等到第二天早上，就能看到对方后悔勾搭上自己的表情。兴许他去做强制药检的时候，这位新朋友还能帮他举着尿杯呢。还真是一场浪漫的初次约会呢。

谢天谢地，正好这时有辆拖车脱离缓慢前行的车流，向他们驶来，避免了卢卡斯陷入出尔反尔的尴尬境地。他向拖车的方向点头示意了一下，心中涌起一股货真价实的遗憾。“看来你的援军到了。我，那什么，才想起来我还得去个地方。”

埃利奥特原本已经张口准备说些什么，这会儿又闭上了嘴，看着还有些失落。好吧，好像还真挺遗憾的。看看他那张嘴，下唇那么饱满……

“你知道离这儿最近的修车行是哪家吗？”埃利奥特问。

这简直是打瞌睡时送个枕头，只要卢卡斯愿意接。他挠挠下巴，想着该如何回答。

“最近的就是‘AJ修车行’了。”拖车司机开口了。他一边说一边解开绞车的绳钩，把栓子甩进水洼里。

卢卡斯努力吞下了原本已到嘴边的窃笑。“听着，我真要迟到了，”他说着，伸出手想再感受一次那人光滑的手掌贴着自己掌心的感觉，“回见啊。”

“这样啊。好的，回见。”埃利奥特回握了他的手。他不安地回头瞥了一眼那个戴着“MAGAnote”红色棒球帽、挺着啤酒肚的拖车司机。他现在是想向卢卡斯要电话，又因为多疑而不敢当着旁观者的面问出口吗？那他可太难了。就让他再忐忑一会儿吧。

“好好照顾你的车，埃利奥特·史密斯。”

卢卡斯挑逗地捏了下埃利奥特的手，随即向自己的摩托车走去。身后的男人一直用目光追随着他，直到他重新汇入车流。

卢卡斯想，或许他应该放过那家伙。那人方才还丰唇轻启，

向他发出邀约，他要是真想找对方兑现，此刻就更不该如此调戏人家。埃利奥特身上带着某种惨兮兮的魅力，就像那些古早浪漫喜剧里的休·格兰特，卢卡斯不禁因为耍弄他感到些许惭愧。

卢卡斯的母亲曾说过他心里头住着个恶魔。这句话如果出自任何其他人之口，或许只是当妈的在气头上时带着爱意的埋怨。可在卢卡斯记忆中，玛丽·凯利说这话时从无笑意。如今她已去世好多年，但卢卡斯仍能在记忆里看到她的样子。她从来都那么苍白，了无人气，从那一缕缕灰白的头发到她惨白如纸的肌肤。曾经，她常透过香烟燃起的烟雾凝视卢卡斯，说他长得多像他父亲。她说这话时也同样从无笑意。

她一定也曾有过宏大的梦想吧。卢卡斯看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个双眼发亮、容光焕发的少女。给一个穷苦修车工当妻子从来不是她所愿，可谁让她高中时就瞎搞呢，这就是她要付出的代价。然后父亲就走了。丈夫抛下他们母子离开了人世，辜负了她。

不过关于卢卡斯和恶魔的那句话，母亲或许并没有说错。卢卡斯特别享受把某些刻板富裕的笨蛋忽悠得团团转，然后再没着没落地吊着对方，这想必不是什么心怀天使的人能做得出的事。操，这年头，就让他尽可能给自己找点乐子吧。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看到卢卡斯走进西区餐馆时，阿诺德会那样满是怀疑地眯着眼打量他。

“这回又惹什么事了，凯利？”阿诺德是个秃顶的中年黑人，胸肌壮得像艘远洋客轮。尽管他这样一副体型和外貌，问话时的口吻竟然有十二分骚气。

“你可啥证据都没有。”卢卡斯立马冷艳回嘴，在他们常坐的卡座坐下。软胶座椅已经破破烂烂，卢卡斯撕开一包糖，倒进阿诺德给他点的咖啡里。

“我早告诉过你，你要真干了什么，绝对逃不过我的眼。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从蛇河那鬼地方活着出来的，你这张脸可是全北半球最藏不住事儿的了。”阿诺德说着，若有所思地摸了摸下巴。“你上次笑成这样还是.....你叫那家伙什么来着？‘铁柜男’？”

卢卡斯举起咖啡杯试图遮住嘴边的笑容，但他怀疑自己并没有成功，因为阿诺德见状笑出了声，说：“搞垮直男是比偷车要好些，可你要是把这当爱好，也太差劲了点吧，孩子。”

“那我还是专注修车好了。”卢卡斯大笑着回答。

“车修得怎么样？”阿诺德说着，小心翼翼地把番茄酱涂在汉堡面包上，然后围着番茄酱放酸黄瓜，摆出了个完美正圆。他这种吃东西的方式讲究得有些奇怪，成了卢卡斯无穷无尽的快乐源泉。

“AJ前些天签了转让合同，”卢卡斯喝了一大口咖啡，烫得嗓子眼发疼，“那地方现在是我的了。”

“吓到你没有？”

卢卡斯拿不定主意此时是该让阿诺德滚，还是承认自己确实吓死了。可这是阿诺德啊！没有谁比阿诺德更清楚卢卡斯身上发生过的那些破事儿，可他从没对卢卡斯抱有什么成见。讽刺的是，即使阿诺德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工作职责，他依然是卢卡斯最好的朋友。于是卢卡斯选择了第三种答案，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个“有一点儿”的手势。

“这才对。”阿诺德会意地点点头说。“生活的巨变啊，孩子。责任有时确实会让男人害怕。”

卢卡斯可不觉得阿诺德这辈子有过害怕的时候，一天也没有。差不多十年前吧，这位前警察被一颗子弹打碎了大腿

骨，被迫辞去了现役职务，可阿诺德好像从未因此而痛苦。他对卢卡斯发誓，他真的经历过悲伤的所有阶段，但旁人却看不出丝毫迹象。阿诺德是卢卡斯认识的最悠然自得的人之一，他很难想象对方在伯恩赛德的黑帮执法分队工作是什么样子。

阿诺德咬一口汉堡，吃一叉土豆沙拉，再喝上一口咖啡，然后依次重复这个流程。“我还记得三年前走进我办公室的那个大男孩，他若是见了如今的你，恐怕都认不出这是自己。你已经为自己挣出了一片天，有了一个家。现在你缺的只是一个窝在家里等着你回去的小老公，然后你就算是被彻底驯化了。”

卢卡斯对此嗤之以鼻。

不是他不渴望那些东西——家庭什么的。有时他内心的渴望甚至如此强烈，以至于好像那才是他的毕生所求。可如果说他从迄今为止的人生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很少有人能够得偿所愿。他父亲没有，他母亲显然也没有，就连他姐姐也没好到哪里去。姐姐梦想成为一个图书馆员，却在意外怀孕后从高中退学，不管她曾伸手去追求什么美好的东西，最后到手里的也只是一坨坨烂泥。

就算卢卡斯真的能找到一个愿意等着他结束一天工作回家的人，他恐怕也不知该怎么办。这个概念对他来说全然陌生。他一定会把一切都搞砸的。他总是那样。

阿诺德注意到他的不安，于是转换了话题。先是聊了聊棒球世界赛note，又抱怨了一番他女儿即将举行的婚礼，听起来阿诺德更关心前者。终于，等到俩人都吃完了一块当地产的紫蓝莓派，阿诺德叹息一声，推开盘子说：“你很快就能恢复自由身了，凯利。下个月就是你最后一次报备。”

卢卡斯喉头好似被什么哽住，他咽了咽，勉强点了下头。

“你知道吗，以前我碰到过很多家伙，都是最后关头出了差错。就差那临门一脚。好像他们无法忍受自己或许真的能做成什么事的想法，非要搞出些什么来，确保自己功亏一篑。”

“我都有自己的生意了，阿诺德，”卢卡斯不安地说，“我不打算干出什么会让自己再回去坐牢的事。”

“见鬼，这我当然知道，孩子，”阿诺德像是被恶心到了，“我从来没觉得你是个会再犯的人。可你总有其他法子害自己。”

卢卡斯觉得自己现在的表情可能有点怪，他本想微笑，可刚到一半这嘴就拒不配合了。所以他只是问：“下个月还是老时间吗？”

阿诺德叹了口气，点点头。卢卡斯把自己该付的那份钱放在桌上，装作没看到阿诺德那张方脸上挂着满满的同情。回家路上，卢卡斯一直揪着心，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应该不是刚才的咖啡和派的缘故。他胃里泛酸，越是回想阿诺德说的话就越难受。

只要再过几周，他就能让生活回到自己的掌控之中。现在的一切已经比他从小的生活条件好很多了，也许这就是他烦躁的原因——他一直在等着另一只靴子掉下来。该死的，要是让他照实说出心里话，他是在等着一整架钢琴掉下来砸在他脑袋上，就像那些古早动画片里演的那样。一旦放松警惕，总有一天，他在人行道走着走着时会突然“砰”地一声，彻底玩完。

一到家，卢卡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工作服，换上旧运动服。然后他走到健身室，准备通过锻炼逼退烦躁。

他竟然能有一间房专门用来健身，这事儿本身就能让卢卡斯引以为傲了。当初他特意选了这间底层公寓，不管怎么跳绳

或是打沙袋都不会打扰邻居。即使楼上沉重的脚步声偶尔会在最不该响的时间震得天花板咯咯的，也不过是个小小的不足，作为换来这个避风港的代价，还算值得。这是个简简单单的小房子，厨房台面是人造石的，松木地板也已斑驳，但是客厅非常宽敞，还有个多余的卧室用来放他的运动器械。即使卢卡斯已经在这儿住了两年多，每次用钥匙开门时，他都依然会有种疯狂的小兴奋。

每次轮到在卢卡斯家搞游戏之夜，修车行的那些家伙总会取笑他。因为卢卡斯家的马桶水箱上放着干花香氛，还要求每个人上桌必须用杯垫——那可是他亲手翻新的咖啡桌。卢卡斯对他们的取笑毫不在意。这是他自己独享的第一个家。空气里没有记忆中的油烟味，那种浓重的味道曾像破旧发臭的毯子般裹住他的舌头；也没有睡在下铺、离他不过两英尺的室友，不管夜里几点都非要打飞机或是做俯卧撑。这个公寓只属于他。它的存在每天都在提醒着卢卡斯，他正在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做个实实在在的普通人。

他有了一个家。他也有朋友，虽然那都是些同事。卢卡斯这样想着，向沙袋重重挥出一记直拳，同时提醒自己：他已经成了修车行的主人，那些人不再是他的同事，而是他的员工。不管怎么说，眼下的日子还不错，已经比他以前还是个好勇斗狠的傻逼混混时能够想象的要好得多。

只不过他不像住在斯特福德note的人们那样有个完美家庭，没人每天在家等着他回去罢了，阿诺德完全没必要因为这个就一直对他叨逼叨。那男人的要求没完没了，最爱管闲事的家伙，管得比老太太还宽。他就喜欢指指点点让大家都过上他眼里的好日子，还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职责。不过卢卡斯的假释期只剩一个月了，他可不会因为渴望变成别人盼着下班后能见到的人，就心神不宁。

Snake River，一条位于俄勒冈州的河流，这里指的是位

于其附近的“蛇河惩教所 (Snake River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 ”。

WASP,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简称, 意为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 泛指美国社会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白人群体。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缩写, 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口号, 其支持者往往戴着写有这句话的红色棒球帽, 多为保守民粹主义者。

The World Series, 也叫世界系列赛, 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于每年十月举行的总冠军赛, 是在美国棒球联盟 (MLB) 和国家棒球联盟 (NL) 各自的优胜者之间角逐冠军的棒球界最高赛事。

“斯特福德 (Stepford) ”是个街区名, 出自美国小说家 Ira Levin所著小说《复制娇妻 (The Stepford Wives) 》。故事中的斯特福德是个伊甸园般美好的街区, 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个可怕真相——斯特福德的女人们其实都是机器人。

第三章

埃利奥特

到第二天清晨, 埃利奥特基本已经把昨天发生的事抛在脑后, 只留下些许感官记忆, 在最不合适的时候从他脑中蹦出来找找存在感。比如正刮着胡子呢, 冷不丁回想起那位大救星温暖而粗糙的肌肤, 弄得埃利奥特措手不及, 差点失手划

开自己的颈动脉。每次莫名其妙想起卢卡斯·凯利身上那种辛辣的香味，或是脑海里蹦出他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埃利奥特就能感到一种诡异而强烈的牵引力从腹部直冲向腹股沟。

所幸，随着埃利奥特遵循惯例逐步开启一天的日常，这种冲动也会随之减弱。等到手拿咖啡、叼着贝果到达办公室时，他差不多已经恢复成平日的自己。

“卡布里尼法律援助事务所”坐落于城市一角，这地界破落得很，永远不会面对“中产化note”的指责，除非有人眼神不济还愿意嘴上积德。事务所街对面是家典当行，还有家做保释担保note的，不过拜街角的星巴克所赐，这一带还不算彻底凋敝。维持事务所运转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和慈善捐赠，这种性质的资金本就非常不稳定，所以他们一直致力于节约每一笔开支。而找个经济实惠的办公场所，就是最为显而易见的第一步。

四位执业律师每人都有各自的独立办公室。据埃利奥特目测，他这办公室比以前和格雷格一起住的公寓里那个旧衣柜，还要小上几平方英尺，好在还有扇窗，俯瞰着窗外一棵山楂树。为了得到这间办公室，埃利奥特被迫和其他人一起猜硬币，因为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面对的都是砖墙。用于会见委托人的会议室是所有人共用的，一位前台和三位律师助理坐镇主入口，他们的办公桌以各种奇怪的角度错开摆放，这才让出一条可供通行的路。地毯是工业风的，咖啡壶早已是个老古董，打印机还总是卡纸，但这里带给埃利奥特家一般的感觉，是他在“赫高律师行note”的观景办公室从未给过他的。

埃利奥特在这里重获新生。这里是他的热情所在，虽然他花了太长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在卡布里尼事务所，他不仅能做自己一向最拿手的事，还变得颇为大胆热切，时刻准备接受他以前任何情况下都从未觉得自己能承受的风险。

“你来晚了。”米格尔·阿科斯塔出声道，锐利的目光密切监

控着面前沸腾的咖啡壶，无暇抬头看上一眼。他穿得很休闲，牛仔裤搭配一件褪色的马球衫。从那一头疯狂的乱毛看来，米格尔应该已经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翻看大量证据时总是忍不住伸手扒拉自己的头发。他站在那儿，双手撑着斑驳掉色的台面，卷到手肘的袖子露出强健的前臂，上面还有一个褪色的绿色纹身——埃利奥特觉得那不是他该过问的。

埃利奥特张开嘴，狠狠咬了一口手里的洋葱贝果，边嚼边说：“我车坏了，今天只能叫优步。”

“所以说你该像我这样住在城里，”米格尔不屑道，“我住的地儿紧邻轻轨，不愿意买车就不买，省油钱不说，更不会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郊外抛锚。”

“你是说那个几个月前窗户上被人开了两枪的地方？”埃利奥特说着走进办公室，把他的邮差包扔在破旧的办公桌上。

米格尔手拿马克杯跟着他进了屋，杯身上画着个拿着铁叉的恶魔，下边还配了几个字：地狱神状note。“对于真正的城市之子来说那都不叫事儿啊，老铁，”他咧开嘴笑着说，“话说，你十点约的委托人已经在会议室了。”

“什么？”埃利奥特看了眼手表。“这还没到九点！”

米格尔耸了耸傲人的宽肩。“我能说什么？你这个委托人显然是只早起的鸟儿。马克西现在和他一起在会议室，总得有人去安抚一下那个容易紧张的小家伙。”

埃利奥特咒骂一句，一把抓起自己的平板电脑，又掏出放在包里最上层的那份文件，紧接着冲进了会议室。

这位早鸟先生大名叫做胡里奥·冈萨雷斯，现年十九岁。他正坐在年久失修的橡木会议桌前，忐忑地用双手紧紧抓着个纸杯。胡里奥听到动静转过身来看到埃利奥特，苍白的脸上

带着希望。

胡里奥身边坐着的是马克西姆·科瓦连科，他的一只脚踝正随意地搭在另一边膝盖上，看起来像只穿着西装三件套的银色水獭。严格说来，马克西姆算不上这里的正式员工，他供职于市中心一家收费高昂的事务所，是个顶尖的商事辩护律师。埃利奥特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为了抵税还是真心想要奉献，但马克西姆确实将可观的时间投入了无偿法律援助之中，按他自己的节奏不时在卡布里尼事务所进出。

“早上好，胡里奥。”埃利奥特说着，在会议桌一头的椅子上——屁股坐下。“你是在撬我客户吗，科瓦连科？”

马克西姆礼貌地微笑，秀出他一口晃眼的白牙和毫无波动的眼神。“不过是在你没来的时候帮你陪着委托人，免得他一个人待着不安罢了，史密斯。”

马克西姆拍了拍胡里奥的肩膀，用埃利奥特听不见的音量对他耳语了足有一分钟。然后他对埃利奥特抛了个媚眼，大步走出了会议室。

“他刚跟你说什么了？”埃利奥特问道，努力克制咬牙切齿的冲动。

“他说让我听律师的话，”胡里奥回答，紧张地笑了一声，“他是个好人。”

“那可不。”埃利奥特小声道，他摇了摇头，将注意力转回自己的当事人身上。“你来早了，胡里奥。”

“抱歉，”这小孩儿看起来有点尴尬，“我来这边得先坐两趟公交然后换乘轻轨，因为不想迟到，所以.....你有什么好消息跟我分享吗？”

“走流程是需要时间的，小朋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我们接

下来面临着多少工作了。虽然咱们手头的警方报告和品行陈述都是对你有利的，但上诉法院不会轻易推翻定罪判决。这会是一场攻坚战。这些是我们已经提交的文件副本，你可以存个档。”

埃利奥特打开手头的牛皮纸文件夹，取出一小叠文件递给胡里奥，不过他心知像胡里奥这样的当事人不太可能有自己留档的习惯。哪怕到了现在，那孩子依然缩在椅子上，像个不想在课堂上被点名提问的孩子。他手里拿着的空纸杯已经快被那啃到露出活肉的指甲撕成碎片了。

“你找到工作了吗？”埃利奥特轻声问。“稳定的就业记录加上假释官的陈述会对证明你个人的品行有很大帮助。”

“没人愿意雇一个重刑犯，史密斯先生。”

“你问了几个地方？”

屋里陷入含着怨愤的寂静。胡里奥抖起了腿，桌子也跟着晃动。

“是不是第一次被拒绝后就放弃了？”

“你不会懂的，大哥！”胡里奥猛然从椅子上蹦起来，将手中捏得皱巴巴的纸杯狠狠扔进垃圾桶，力道大得像是个大联盟投手。“每次在不该选的选项上打勾之后，眼睁睁坐在那儿面对他们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他们那表情就像我会当场崩了他们！我是个连高中都没正经毕业的墨西哥人，兄弟，文凭还只有GEDnote。我进监狱以前，就没什么人愿意雇我。”

埃利奥特叹了口气，拇指向上按了按眼周，想缓解眼眶内侧的紧张感。他的工作有时会变得很难，比如现在。要真正帮到他的委托人，通常并不意味着跟他们做朋友，可有时候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尤其是像胡里奥这样的孩子。他在贫

民区长大的，照顾着生病的祖母，在不堪重负的公立教育系统中一路受挫，和一些乱七八糟的人混在了一起。在埃利奥特看来，胡里奥需要的不是进监狱改造，而是有人拉他一把。可这世上愿意拉别人一把的人少得可怜。

胡里奥早已历尽艰难，他的经历让他满心充斥着愤怒与仇恨。这种情况下，小心翼翼的温柔相待对他来说恐怕弊大于利。跟这个年纪的大多数小孩一样，胡里奥讨厌被人同情，他会觉得别人是在可怜他。所以为了他好，埃利奥特选择直接进入正题。

“人这一辈子就是会碰上各种自己不愿做的烂事，孩子。你之前那条路倒是好走，可它把你带到了哪里呢？你想回到那辆宝马车上，和那些你都说不喜欢的小破孩儿在一起吗？”

“我不——”

“因为那件蠢事，你将面临很多艰难的抉择。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生活可能会变得很糟。可要是你连几个陌生人先入为主的斥责都承受不了，你会碰上更多麻烦，到那时我也帮不了你了。然后你会怎么样？只能再回到牢里蹲着，早晚的事。”

胡里奥对埃利奥特强压着怒火。他眼中饱含恨意，怒吼道：“你懂个啥呢，pendejonote？你他妈是从肯塔基来的穿皮鞋的白皮佬，我敢打赌你他妈屁事都没被拒过。”

埃利奥特将下颌绷得死紧，感觉自己一口牙快要咬碎了。这个小混蛋好像一门心思想回到监狱里去，还要一路大喊着不能怪他，是警察的错，是他这个律师的错，是体制的错，反正绝对不是他自己的错。警察抓住胡里奥和别人一起开着偷来的跑车兜风，其他三个都是街头帮派“南方帮note”的成员。他害得祖母孤零零待在他们那间小公寓里惶惶不安，可就算那个时候，他也没觉得是自己的错。

“那你可就赌错了。”埃利奥特冷静答道。“听着，胡里奥，我可以帮你提交文件，也可以在上诉法院开庭时为你辩护。可你要是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就不能干坐在那儿等着天上掉馅饼。前几次求职被拒了又怎样？你问过加油站招不招人了吗？快餐店呢？或者去帮人遛狗？见鬼，现在你做的是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只要能靠自己挣到一份工资就行。”

那孩子嘀咕了一阵，用运动鞋的鞋尖磨蹭着地毯。终于，他点了点头。

“很好，”埃利奥特果断合上文件夹，“咱们应该过几周就能知道上诉法院会不会开庭审你的案子了。几天后我会再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给我一份你求职过的单位的清单，明白了吗？你们总不能一直靠着祖母的社保金过日子。”

“现在就不怎么够用了。”胡里奥嘟囔着。

“那你就更要好好努力，不是吗。”

等到埃利奥特把这位当事人送出事务所大门，他的超大杯美式已经完全凉透。他把平板放回屋里，拿着咖啡去用老旧的微波炉加热。

“听着像是一切顺利。”一道带着笑意的嗓音响起。

“我一直充满魅力。”埃利奥特嘟囔着，把杯子塞进微波炉，按了几个键。

他俩说话其实也没那么大声，可这栋楼里的墙薄得就跟纸巾似的。结果就是，办公室里每个人对于别人手里有什么活儿都是门儿清。

“我雇你可不是为了你的魅力。”亚历山大·卡布里尼倚着墙说。他拥有天使般的金色卷发，可那双黑得不同寻常的眼却

全然属于恶魔。“需要魅力的时候我有科瓦连科。米格尔呢，是我的斗牛犬。”

“别装了，亚历克斯！”米格尔大敞着办公室门，向外喊道。“我他妈就是给你驮东西的骡子，你自己心里有数！”

“快回去干活儿吧，奴隶！”亚历克斯大吼一声。

咖啡热好了，埃利奥特才喝了一口就烫到了舌头，但他忍不住微笑起来。在“赫高律师行”，他们要是敢这么和同事说话，就算不被立刻开除，也会被全体上报人力资源部。老东家的一切都是那样得体而礼貌，可埃利奥特从未意识到那样的日子有多缺乏生气，直到他体验了这种与从前截然不同的处事方法。

“就像我总说的，”亚历克斯继续说，“米格尔是我的斗牛犬，而你——”

“我就是冤大头。”

亚历克斯“啧”了声，道：“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碰上那种需要被人信任的委托人，我就会安排你上。不管最后案子打没打赢，你都能帮他们找回自尊。别忘了这一点。”

说完他抛了个媚眼，然后离开了。

Gentrification，又译绅士化或贵族化，指原本聚集低收入人士的旧社区因被重建后导致地价及租金上升，引来较高收入人士迁入，并驱逐原有低收入者。

Bail bondsman，经政府授予资质、专门给交不起保释担保金的人代为担保申请保释的人或公司。

原文写作“Harris - Goldwater”，由该律所合伙人姓氏组成，是欧美律所命名的一贯格式，此处根据惯例音译。

原文写作“Hell of a Lawyer”，本意是“最棒的律师”，“Hell（地狱）”作双关解。

Gene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的缩写，即“普通教育发展证书”，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给未能从高中毕业的人参加的考试，效力相当于高中毕业证。

西班牙语：蠢货，混蛋。

Surenos，美国最大的街头黑帮之一，成员主要是拉丁裔。surenos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南方人。

第四章

卢卡斯

“喂，老板！”敞开的门被人很响地敲了一声，然后一颗乱蓬蓬的脑袋探了进来，是卢卡斯手下的头号技师特雷西。“你之前说的，要是那辆普锐斯的车主来了就告诉你。”

卢卡斯咕哝道：“谢了，特雷西。”

卢卡斯继续盯着手里的发票，可不管他多努力去看，依然搞不清楚这些数字是怎么回事。

“需要我来帮你处理吗？”

“什么？”卢卡斯终于抬起头，眨了眨眼，试图清除那些好像已经粘在他视网膜上的黑色数字，让视野恢复清晰。“不。不用了，我能搞定。那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我这里会有一张五十个分电盘盖的采购账单吗？”

特雷西伸手搓了搓他下巴上浅棕色的胡子，一副超然的口吻说：“也许他们就是想看看，趁AJ退休的时候能占到什么便宜吧。要是你发现不对了，找他们对质，他们会说‘哎哟真不好意思’，然后甩锅说新来的不懂搞错了，以后他们就知道你还是会和对账的。兴许有好多人不看账单吧，我猜。”

“老天，”卢卡斯嫌恶地摇着头，撑着桌子起身离开座位，“他们还说我是个犯人呢。”

“其实没人那样说你，你知道的。”

卢卡斯挥挥手跟特雷西道别，走去接待区的一路上都还能听见对方在那儿咯咯笑，让卢卡斯烦得很。

卢卡斯觉得自己像个笨蛋。他懂车，也懂看人，却不太懂做生意。他已经开始发现，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什么样，AJ确实在背后为修车行做了很多事，绝不仅仅是到处晃荡、跟客人瞎扯。不过AJ终归上年纪了，存货收据都乱七八糟。卢卡斯给他当了两年经理，就算这样还是不知道那个老头子到底把多少东西随便塞进了办公室深处，到头来自己都忘了。

这是卢卡斯作为“AJ修车行”老板的第一天，他觉得有点丧，到特雷西喊他回神之前，已经有些陷入恐慌了。现在他能做的只有咬紧牙关、埋头苦干，处理完这些堆成小山的缺货订单和超期账单。烂摊子一个个收拾，日子一天天过——只有每天不停对自己重复这句咒语，他才能坚持下去。

看见那个在接待区仔细研究轮胎样品的男人时，卢卡斯的一天骤然明亮许多。埃利奥特·史密斯从头到脚都像卢卡斯记忆中那样性感，像个不修边幅的图书管理员。他看起来甚至

比昨天更帅，没那么憔悴，也显然没那么焦虑。他的黑发梳得非常讲究，只稍稍有些凌乱，应该是他总忍不住伸手捋头发的缘故。一身西装勾勒出他瘦削却不失硬朗的身形，当卢卡斯走得更近些时，发现他身上的味道也很棒。

卢卡斯清清嗓子，说：“看样子病人有救了。”

看着埃利奥特闻言浑身紧绷然后急急转身面对他的样子，卢卡斯莫名愉悦。看见他，埃利奥特脸上扬起了粲然笑意，美得惊人，大概自己都没来得及反应过来。

“别告诉我你在这里工作啊，你个混蛋，”埃利奥特大笑着说，“明明昨晚就能说一声的。”

说着，埃利奥特向卢卡斯伸出手，无疑是想快速握个手，但卢卡斯另有计划。他抓住埃利奥特的手掌，把人拉到自己身边，近得足以凑到埃利奥特耳边低语：“你有没有担心过再也见不到我？”

卢卡斯发誓自己能听见埃利奥特登时屏住了呼吸，不过他没有强行让好戏即刻开演，而是退后一步，脸上以最慢的速度浮起一个唱诗班男孩般的纯良微笑。他向登记台那边偏了偏头，对埃利奥特示意道：“跟我来吧，有些单子需要你签一下。”

埃利奥特跟在卢卡斯身后，表情有点发懵。“我该付多少钱？”

“不要钱。”

埃利奥特眼中骤然亮起火花，透露了这个男人的很多想法。

“哎，那可不行。”埃利奥特说着，已经把钱包从西服胸前的口袋里掏了出来。“即使不能用金钱报答你在大雨天里的慷慨相助，零件的成本和修车的劳务费我是可以、也一定要付

的。多少？”

卢卡斯思忖了一会儿，道：“给三百一吧。”

“好。”埃利奥特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金卡，但卢卡斯轻轻握住了他的手腕。那手腕上绷紧的筋腱看起来充满力量，卢卡斯禁不住短暂脑补了一番把这对手腕按在床上，再将这具充满力量的身体牢牢控在身下会是怎样的美妙。埃利奥特的脉搏在他手指下有力地跳动着。

“不如请我吃顿晚饭吧。”卢卡斯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会提出这种建议。以往他要是想打炮，哪用得着先跟人吃饭。

卢卡斯看到埃利奥特那对黑眸中闪过诧异，很快又被瞬间燃起的热情所吞噬。他希望，等到埃利奥特用嘴包裹着他老二的时候，那双望着他的眼睛还能变得更炽热。

“和我吃顿晚饭可不值那么多钱。”埃利奥特表示反对。

“恕我不敢苟同。”卢卡斯道，使出他最甜的天使笑容。他小时候就算摆出这副表情也未必逃得过一顿好揍，可长大后，这一招倒帮他约成了不少炮。“我准备点菜单上最贵的牛排。”

埃利奥特张了张嘴又闭上，然后又如此反复了一次。这太可爱了，卢卡斯完全可以看出他是在哪个时间点放弃了挣扎。

“谁曾想我才是那个靠说服人为生的人呢。”埃利奥特笑着说。

“你是做什么的？”卢卡斯问，他手上正在打印应付金额为零的收据，但他一半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我是个律师。”

卢卡斯的笑容垮了。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身体已经下意识向后退了一步。可他完全无力控制自己全身涌起的震惊和厌恶。

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惊讶。埃利奥特那身西装和不俗的谈吐意味着他受过高等教育，也拥有一份轻松得体且报酬颇丰的工作，但他的表现并不像卢卡斯记忆中亲身接触过的律师，那些家伙趾高气扬的态度和居高临下的表情，他再清楚不过。

那些所谓的律师从没把卢卡斯当成一个人来看，他甚至都算不上一个值得他们解决的问题——那样的话，至少他们还能帮他做些什么。他们看着他，好像他是个大麻烦，又一件耽误他们吃饭的案子，丝毫也不在意他们在案件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把卢卡斯折腾得多惨。卢卡斯被戴上手铐带走时，他的律师们大笑着互相握手，到现在他想起那一幕还直犯恶心。那个律师一副哥俩好的样子拍着检察官的背说的屁话，他至今记得一清二楚：又干掉了一个渣滓。

埃利奥特察觉到了卢卡斯的反应，表情随之变得紧绷，笑容也客套起来。“我发誓我们不是真的会在通过执业资格考试之后出卖灵魂，顶多也就是隔两周出租一次。”

他如此真诚，而且只要最轻微的碰触，他的身体就会作出让人愉悦无比的反应。卢卡斯发现自己很难抑制住回以微笑的冲动。有那么一会儿，卢卡斯思考着自己能不能忽略对方的工作。他只是想干这个男人罢了，难道还非要认可他的职业吗？见鬼，他约过的炮友里，堪堪踩在他容忍底线的可不少，不过只要他的大家伙一捅进去，他们就非常愿意立刻闭嘴。

然而一想到自己要伸手去摸一个律师，卢卡斯就觉得肚子都开始抽筋。

“在这儿签字，签完取车。”卢卡斯嘟囔着，把收据递给桌前

站着的人。给埃利奥特递笔时，两人的手指擦过彼此，一股混合着欲望和厌恶的莫名感觉让卢卡斯浑身一颤。

“好吧，谢谢。”埃利奥特看起来有些困惑。他的签名是繁复华丽的花体字，在卢卡斯看来非常做作。

卢卡斯决定将注意力放回工作上，对特雷西喊道：“喂！你把那辆普锐斯的钥匙放哪儿了？”

“在安托尼奥那儿！”

“安托尼奥！那辆普锐斯的钥匙呢？”

“我他妈怎么知道？”一道生气的声音传来。“我他妈一整个下午都待在这辆土星note下面！连午饭都没吃！你真他妈得多招几个人了，凯利，不然我对天发誓——”

卢卡斯白眼都翻到天花板上去了，按着他在蛇河监狱里一个搞笑的情绪管理课程上学的自控方法，心中默数到十后才大喊：“最好有人赶紧把钥匙给我拿过来，不然你们都等着被炒吧！”

十个数还没数完呢，一身油渍混着汗渍的安托尼奥就低吼着把钥匙扔到了卢卡斯摊开的手里。卢卡斯担忧地皱起眉，看着安托尼奥躺回推车上，重新滑到那辆土星的底盘下面。安托尼奥最近没少加班——他们所有人都是这熊样——只为了让修车行在他接手之后维持正常运转，因此都暴躁得很。多请个人能缓解，但这远远不是卢卡斯的当务之急。他必须先梳理清楚店里的财务状况，不然就等着倒闭吧。

“没出什么事吧？”埃利奥特问。

“还行。”卢卡斯一把将钥匙扔到桌面上。

“听起来你们老板需要多雇点人了。”

“我就是老板。”卢卡斯低吼。

埃利奥特眼中满是惊讶，这反应让卢卡斯的双手在桌面上紧握成拳。所以他不是什么蓝领蠢货这个事实，让埃利奥特很惊讶是吗？他看起来大概没什么用吧，可他至少努力工作攒下了足够的钱来接手这家修车行，而且他一定能做得比前任店主AJ更好。

“哇，好棒。”埃利奥特挂着勉强的笑容。“所以AJ是你的昵称？”

“那可不。”卢卡斯语带讽刺。他把钥匙递过去，等埃利奥特反射性地摊开手，就把钥匙扔在他手掌上。这次他注意避免两人发生任何肢体接触。

“那么，呃，你想去哪里吃晚饭？”埃利奥特迟疑着问。

卢卡斯感到一阵内疚袭上心头，他的解决方式是不去看那个家伙。“听着，我刚才只是在逗你玩。你也听见店里有多少活儿要干了，短时间内我是不可能有空出去吃饭的。”

“我明白了。”埃利奥特一脸苍白，嘴唇抿成一条固执的细线，随即把手伸进胸前口袋。“那我还是得付你劳务费——”

“不用了。”卢卡斯举起一只手示意。他不想要这人的钱，只想让他赶紧消失。他的存在时刻提醒着卢卡斯想要却得不到的一切。“免费赠送。”

“我不能——”

“我得接着干活儿了，”卢卡斯打断他道，“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特雷西可以帮你。特雷西!!! 你过来!!!”

卢卡斯猛地打开门，差点没把门从折叶上拽下来，然后夺门

而出，闻言过来的特雷西只能给他让路。卢卡斯能听见特雷西开始和埃利奥特说话，却听不见他说了什么。无所谓了，能摆脱掉埃利奥特就行，好让自己继续假装世界上不存在这么一帮人，一帮总是把他当成罪犯来看的人。

卢卡斯把安托尼奥从那辆土星下面赶走，让他去吃午饭。接手安托尼奥的活儿给他带来了些许满足感。亲手干活儿总能让卢卡斯的脑袋变得清醒一些，机油的味道和手里金属的冰冷触感安抚了他。

卢卡斯不由想起自己的父亲。小卢卡斯连怎么系鞋带都还没学会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开始教他换轮胎了。他们一起在外面的车道上待了几个月，拆解那些破车，研究发动机和电气系统。和卢卡斯一样，父亲也从来不是什么文化人，可他已经尽其所能将所有的知识传授给了儿子，确保他长大成人后能靠一门手艺自食其力。那是在父亲身体还很强壮的时候，那时他还相信自己能活着看到儿子长大成人。可后来，癌症先是夺走了他的健康，又夺走了他活下去的意志。

卢卡斯破天荒地让大伙儿都准点下班回家，自己却一直工作到了深夜。等到他的视线变得模糊，手指也因为疲惫而变得笨拙，他知道再继续干下去该出工伤了，于是从修车转为清理店铺。他换了接油盘，清点了存货，甚至抓起扫帚扫了地。当初他刚出狱四处游荡，为了找工作而第一次走进这家修车行的时候，AJ就让他扫地来着。

等他锁门离开的时候，外面已经又黑又冷，但卢卡斯还没准备好回家。还不行，现在他还思绪混乱，血液也在体内横冲直撞。一个性感的陌生人不该让他如此坐立不安。这很荒谬，而且他怀疑这事和那男人本身其实没什么关系。对，他觉得这一切都要怪阿诺德，还有阿诺德那天说的那些关于找个人安定下来的鬼话。卢卡斯被那些话煽动了，开始期盼一些他还没准备好接受的东西。可能他一辈子都不会准备好接受那些东西。当那些经年的愿望卷土重来要吞噬卢卡斯的时候，埃利奥特恰好出现在了那里，仅此而已。

冷厉的夜风穿透卢卡斯的皮夹克，等他走进市中心一家乌烟瘴气的夜店时，戴着手套的手指也快冻麻了。他需要解决那方面需求的时候总是会来这里。啤酒不怎么样，地板也总是黏乎乎的，卢卡斯简直不敢相信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男人愿意跪在这样的地上。不过要想够快够简单地约个炮，倒算个上好的选择。

卢卡斯到达吧台还没五分钟，就有一只手滑过了他的屁股，他勉强忍住了下意识身体反应，没有折断那人的咸猪手。为此他不得不把钱包和钥匙装到外套口袋里再拉上拉链，免得每次一有陌生人上手，都让他想伸手保护自己的家当。

这时一个金发男人靠了过来，很年轻，看着挺温顺。他倚在卢卡斯身旁的吧台上，距离很近，卢卡斯能闻到他身上的古龙水散发着过分浓烈的甜味。他的眼皮上刷了层淡淡的紫色闪粉。

“你好啊，陌生人。”金发男人笑得明媚。“你渴不渴？”

卢卡斯瞥了眼他手里的啤酒，扬起一边眉毛。男人笑道：“不是那种渴啦，宝贝。”

“大概没你渴，我猜。”卢卡斯伸出手，手指环住男人纤细的腕骨把他拉近了点，轻而易举。金发男人心甘情愿地靠过来，身躯紧紧贴着卢卡斯一侧。

“那你可以帮帮我。”花美男充满诱惑意味地低喃着。这人已经非常顺从了，或许是酒精的作用，但他眼神清明，卢卡斯从他的呼吸中只能闻到一丝微弱的酒味。更有可能的是，他有意把自己训练成了一个完美而听话的漂亮宝贝。

卢卡斯愿意打赌，这人做口活儿肯定一点都不会想干呕，而且如果把他推到墙上，再撕开一个安全套，他会兴奋得直他妈哼哼。他就是卢卡斯现在最需要的：迅速、简单、好上

手。可他的老二却完全不为所动。

让一个这样的人臣服并不能让卢卡斯觉得刺激，对他来说，那才是乐趣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种刺激感——以及深植于心的浓重自毁倾向——才是卢卡斯沉迷于追求比自己高出几个层次的男人的原因所在。不管是有钱的男人、聪明的男人，还是直男，都无所谓。能让一个男人从不情不愿到放手相信他，并体会到其中有多大的乐趣，即使那过程只持续几分钟，卢卡斯从中获得的成就感都足以让自己上瘾。

埃利奥特本该是个完美人选。没有人曾像他那样吸引卢卡斯的注意，打从.....好吧，卢卡斯想不起自己之前还有哪次感受到这么强的吸引力。也许打从他小时候开始就没有过了吧，那会儿但凡是个带把儿的家伙就能让他爱上。如果埃利奥特不是个该死的律师就好了。

卢卡斯轻轻放开这个花美男，再次转身面对柜台说：“谢了，甜心。不过你不是我的菜。”

“不一定哦。”对方挑逗地说，手指划过卢卡斯的前臂，不过卢卡斯一皱起眉，他就停下了动作。“你想找什么样的？”

阿诺德的话自动自发在卢卡斯脑中响起：你给自己打下了一片天，一个家。只不过他没做到，并没有。一个家是由在乎你的人组成的，修车行里的伙计们虽然挺喜欢他，但卢卡斯也知道，少了他，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想起埃利奥特略带迟疑的甜美笑容，遗憾和自我厌恶几乎让卢卡斯窒息。

“在这里大概是找不到的，”卢卡斯回答，一口干了剩下的酒，从口袋里掏出钥匙，“祝你好运，甜心。”

离开酒吧的时候，卢卡斯在心里咒骂让他产生这种想法的阿诺德。

可他更想骂一开始就忍不住上心的自己。

Saturn，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汽车品牌之一，于2010年停产。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欢迎购买全文，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